

沅渡墟位于炎陵县东部,地处湖南、江西两省的炎陵、茶陵、井冈山(原宁冈)三县交会之处,北去七八里路就是井冈山市的睦村乡,西北二十余里是茶陵县的江口乡,东行二十余里是炎陵县的十都镇,可谓炎陵东部边界的交通、商贸重地。



小巷



老街



商铺

地名记忆

城市由来已久

沅渡的城市由来已久。明代开始有人在这个城市所在地的河岸上居住。明天顺年间(1457—1464),江西梅花岭萧彦政、孔政等聚众起义,湖广、江西布政司便各遣都指挥一员,率兵驻扎鄱县边界沅渡五里处的仓背,构筑“黄烟堡”戍守防备。这时,沅渡墟已开始有人聚货交易,但城市尚未形成规模。河岸的居民多以捕鱼、摆渡为业。摆渡也就是利用当地的竹木扎成竹排或者木排,将要过河的人,从南岸渡到北岸,或者从北岸渡到南岸。到清初,曾(顺治年间)、张(康熙年间)、何(乾隆年间)、饶(康熙年间)、王(乾隆年间)、朱(雍正年间)等姓氏的客家移民相继迁居到沅渡渡口河岸,城市逐渐成形。随后,粤、赣、闽等省客商陆续在城市落脚,嘉庆十三年(1808)广东商人在城市上修建南华宫,咸丰元年(1851)福建商人在城市上修建天后宫,城市很快发展成为门店连绵,商贾云集的繁华集市。市场上营销的由一般的山产物品,扩展到了粮、油、食盐和棉麻布匹等。木材也是市场上的主体,但交易场所所在河滩上,排工和木材老板,也就成为市场上经常出现的人物和饭店的吃住常客。

沅渡墟虽然商贸繁华,但行政地位并未显著。沅渡墟在1952年的鄱县(今炎陵县)区乡调整中,仅仅是以一个“乡”的身份,隶属于“城关区”。全县七个区,其他六个区都以“墟”命名,“城关”没有后缀“墟”,按理,也是以“墟”名“区”的。沅渡依附于城关“墟”,大概是因为它距离县城城关太近,只有三十里路程。自宋嘉定四年(1211)建县以来,沅渡一直隶属于县城所在的霞阳乡,即使在清朝全县划分十一个“都”的时候,沅渡所在的十一都,也属于霞阳乡管辖。1911年,全县按照“城、东、南、西”四个区,沅渡在东区,只见“共和、久保、中和”等十一个“团”的名字,没有“沅渡”的名字;1932年,改四区名称为“一、二、三、四”区,沅渡才出现在史册上,而且被确立为“区公所”所在地。至此,“沅渡墟”才逐渐在行政上显现起来。

清同治年间就有了名声

其实,沅渡墟在清同治年间就有了名声,当时,全县在籍的“墟市”有十八个,“沅渡市”便是其中之一。而且逢墟逢“三、六、九期”,也就是每到农历的每月逢“三、六、九”的日子,沅渡即逢墟赶场,这个“逢墟日期”一直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因为它寄寓着沅渡人六六大顺,久久生财的良好心愿。

墟市发达起来,居住在墟市上的人家也就不断地兴旺发达起来。发了财的人家便纷纷在墟市建起祖宗祠堂来。于是,张家祠、曾家祠、何家祠、饶家祠、王家祠、朱家祠、文昌祠、耀公祠、阴公祠相继而成。外省客商南华宫、天后宫之外,又有江西商贾建造的万寿宫。寺庙也有了赵公庙、水府庙、福祝庙、龙泉寺、华益庵和豫章馆。一文二尺宽的墟街,南北延伸半里之长,还有东上街、西下街,墟市上商铺多达七十多家。沅渡墟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只是老墟场过于狭窄,2000年以后,沅渡镇政府在墟市东北部征地建造交易敞篷,墟市贸易集结于敞篷市场和省道S320沅渡墟路段以及通往十都的公路街道十字路口一带。老墟市的老房子虽然不断更新改造,墟市热闹却相对冷落下来了。

鲜明的历史印迹

沅渡墟地处湘赣边界,是边界重镇,既是商业交通重镇,更是军事要地。沅水下流的渡口,在南宋绍兴二年(1132),是岳飞率岳家军讨伐曹成,大败曹成之处,曾留下“擂鼓潭”与“岳王庙”旧址。东北五里的“黄烟堡”,明时立堡,清咸丰六年(1856)城守金超群率各团勇也防御粤匪(广东天地会起义武装)于此。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农军,上井冈山根据地之际,从茶陵湖口过来,也驻扎于沅渡墟。26日,朱德闻下山前来迎接自己部队的毛泽东驻扎在十都墟上,便和陈毅率部队和农军首领先往十都,在十都万寿宫,与毛泽东会面。会面之后,一起商定两军(南昌起义军、秋收起义军)会师事宜。28日,朱德、毛泽东一起到沅渡墟上看望驻扎在沅渡的朱德所率各部,尔后,麾师进军江西宁冈县耒市,于5月4日,在耒市举行会师大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1928年7月,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进剿”,朱德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抗击吴尚的湘军,从沅渡开战,追击敌人到鄱县城,又一直追击到茶陵县城,打退了湘军两个团的“进剿”。部队返回到沅渡墟休整。按照原定计划,休整之后要立即奔赴永新,配合毛泽东部(三十一团)抗击赣军的“进剿”。但是,二十九团的士兵要求回到湘南去。党代表龚楚也主张按照湘南特派来的特派员杜修经的要求去湘南。二十九团未经朱德同意,擅自从沅渡出发奔往湘南去了。朱德只好率二十八团随后跟进。结果,二十九团在郴州城遭到范石生的张浩师两个团的围攻,全团覆灭,仅仅逃出萧克的一个建制连六十余人,和散兵三十余人,二十九团从此消失,给红四军造成巨大损失。

客家文化的集大成乡镇

沅渡镇还是客家文化的集大成乡镇。镇政府驻在沅渡墟去向十都的交叉路口。客家人的山歌,在镇文化站有几个传承人,在镇学校也得到了学生的传承;客家三节布龙的传承人也在沅渡墟,也把舞龙的技艺传进了学校。还有客家做喜事的“十碗草”,在沅渡墟也有“客家十大碗”的饭店,每天可以做给客人品尝。

沅渡墟还是人们“吃茶”的好地方,佐茶的“姜糖丝”“豆饼”“浸蛋”是远近有名的小吃。沅渡镇被省政府授予“龙狮之乡”,耍龙灯、耍单人狮,沅渡墟都有现成的师傅和传承人。沅渡墟上的客家文化是炎陵县的领军之地。

沅渡大桥



同治年间就有了名声的沅渡墟

黄建林



老照片

爱臭美的姐姐

倪锐

姐姐长得漂亮,高鼻梁大眼睛,三岁就得了一个小名“林妹妹”。她爱臭美也是全村出了名的,从小到大,粗粗的长辫子从没离开过屁股,除了编织各种不同式样的麻花辫,还会买各种颜色的发夹和头绳装饰。因为是家中老大,所以新衣服都是做给她的,她穿旧了我就给她,我穿旧了再给弟弟,用乡话来说就是接衣服穿。姐姐最得意的也是甩着她的长辫子,穿着新衣服从村头晃悠到村尾。我气不过,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妈妈就骂我:“你要有你姐一半的爱干净和爱惜衣服,我也会给你做新的。”想想也是,我和姐姐一起在山上玩耍,从山坳里的那个沙丘爬上坡下,我裤子的屁股已经梭烂了几条,姐姐的还是干净的。大家一起在田里插秧,我们一下田、一甩秧,就溅起一身泥水,姐姐直到上岸白衬衣还是干干净净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家里干塘,叔叔伯伯和我们一家子合计十几口人在仅剩一点点的泥浆里捞鱼虾、摸螺蛳,天气热、蚊子多,一个不小心就自己朝自己脸上一泥浆巴掌,待上岸来,一个个仅剩两只眼睛溜溜溜,咧嘴笑时,露出的白牙和身上的泥浆格格不入。只有姐姐,捉鱼可以捉到只有扎起裤管的腿上有泥,其余地方一尘不染,而且,她捉的鱼不比任何人少。我纳闷了好多年,未必那顽皮的鱼尾巴甩起泥巴来,也是挑人的?

穿新衣服成了爱干净的姐姐的专利,我就越发显得不讲究了。妈妈过年时也有发善心给我做新衣服的时候,但一般我都穿不过三天就会恢复原样。我发现穿新衣服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除了刚开始穿上时那股子新布料的清香,后期的保养和维护让我苦不堪言。吃菜时要注意避让,玩耍时不能坐地,特别是流鼻涕时不能用新衣袖擦。妈妈又骂我:“你姐姐哪怕是旧衣服也可以穿出新衣服的感觉。”有这样挤兑人的吗?我更加委屈。但暗地里一想,姐姐也确实有这个本事,她也有接别人旧衣服的时候啊,表姐不要了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呢,姐姐穿在身上,照样干干净净。又漂亮又爱干净的姐姐,因为一根长辫子,因为名字里有个“芳”字,那些年成了村里男孩子争相追逐的“小芳”,每天都有男孩子在我家后山顶上高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姐姐天生是有新衣服情结的,毕业后,她执意学了裁缝,在新衣服的穿针引线中,感受那一份美好。也经常利用给别人做衣服剩的布料,东一块西一块地拼凑起来,给家里的弟弟妹妹做新衣服穿。

姐姐终于有一天接我的衣服穿了,不是借,是借。

那是我参加工作,教师节时乡教育办组织我们八个女孩子排练舞蹈,在乡政府的制衣厂统一购置了一条高腰裤,衣服是到株洲服装大市场买的当时最流行的五彩斑斓的花衬衣,再配上统一购置的白皮鞋,嘿,八朵金花齐刷刷一出场,刷亮了整个会场。

演出结束后,我穿着这套当时最流行最好看的衣服出现在了姐姐眼前。此时的姐姐已是一个孩子的妈了,但她对新衣服的爱程度丝毫不减。她看到我这身打扮时,惊呆了,先是对着裤子琢磨了半天,腰上的那根腰带和那个闪亮的钢扣她就差没拽下来了。之后说,我也会做了。然后就把我的衬衣从裤头里拽出来,又放回去,再在一边扎个坨,又解开。把我的衣领竖起来,又放下。折腾了一番之后,说:“借我穿一下吧。”我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件新衣服借给了姐姐,哪知她一穿就没脱下来的意思了。后来,她还偷偷地穿着这件花衬衣跑去照相馆,特意拍了这张照片。

看吧,二十多年前的姐姐,没有美颜原汁原味,十足一个美丽的“小芳”辣妈。可喜的是,如今,“小芳”奶奶,风采依旧!

家乡那棵枫树

刘厚德

数十年来,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总挺立着一棵枫树,久久难以忘怀。

这棵枫树屹立在我家门口200米左右的地方。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不仅是我爷爷辈的人生路口,也是我父亲辈的人生路口,还是我的人生路口。当年在父亲的眼中,那棵树是老迈的爷爷,后来在我眼中,那棵树是老迈的父亲,将来在儿子眼中就是年迈的我……

每年清明节前后,便看见那棵枫树急不可待地发芽了。新芽有些暗红,嫩嫩的,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饱满的光亮。仿佛在一夜之间,在不经意间,一点点的嫩黄浅绿出现在枝头,给人全新的感受。

听老一辈人说,这里曾经生长无数棵枫树樟树,是一片森林。沧海桑田,山河巨变,好些伟岸的树都倒在了历史风雨中,倒在当地村民的记忆深处;唯独这棵老迈的枫树,却带着满身伤痕留了下来,留在岁月前进的一个十字路口。

父亲曾经在枫树下告诉我一个这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村庄并不安宁,常有怪物下山到村庄扰民,不仅吃百姓家中的家畜家禽,有时连小孩也吃。村民无可奈何!不巧观音下凡路过村庄点化成成片枫树林染成红色,怪物看到这一片片火红的东西吓得夺路而逃,再不敢下来扰民了。后来,村民就叫这棵枫树“观音树”,当地大事小事都在这棵树下祭拜,异常灵验。

这棵大树是我们村子的路标。村里有人外出打拼,走到树下,总要回过头来看看,深情地看一眼自己的家。他们知道,再向前

迈进一步,就算是远离故土游子。从远方归来的游子,这棵老枫树一旦出现在视线内,就感觉到全身心都沉浸在家庭的温馨中了。

村里人送客,一般要送到树下,祝福与谢忱的种种仪式,都要在这里完成。女儿出嫁,队伍已经出村,村民一定要赶到树下,对远嫁的姑娘百般嘱咐,以尽一个乡亲的责任;新媳妇进村,鞭炮和锣鼓也在树下形成一个大大的声浪漩涡,有一种浓浓的喜庆氛围在村中弥漫开来。

我们村子的前方有两条小水渠和开阔的农田,空旷辽远,一览无余。有这么棵老枫树世代代站在那里,就成了一方古色古香的风景。显示村子深沉与庄严,显示出村子历史的久远。村里人都因为这棵枫树骄傲和荣耀。

我失去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仿佛是一片无根的树叶,睹物思人,每当看到老家那棵古老的枫树,我会思念我的父母亲,我的童年,我的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有句话说得好,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其实父母就是那树的根基,而我们就是滋生在那棵树下的小苗。

光阴荏苒,岁月无情。我如今也老了,到了发染秋霜的年龄,站在孩子面前,大约就像家门口那棵老枫树。

我挺喜欢这棵枫树,喜欢她不争不抢,喜欢她默默奉献,芳香四溢。多少人曾被枫树红叶的美景所陶醉,流连忘返。而这棵枫树仿佛一直保持着清醒,仿佛知道绝美之后是不尽的孤独寂寞,甚至寒冷凄凉。岁月的历练让她早已成熟挺拔,却甘于宁静淡泊。



郭京飞 饰 余欢水

愚人码头

重回荒诞喜剧的现实主义起点

胡祥

网剧发展了这么多年,横空出世的《我是余欢水》(以下简称《余欢水》)算得上有标志性意味的作品。它的豆瓣评分不是最高,最近还一直被一星拉低,它的点击量也不是最高,话题数也不是最多,但是它独到的喜剧感、极致的荒诞感以及强烈的批判性,是近些年的网剧中绝无仅有的。

《余欢水》只有一个最鲜明的主题:中年危机;故事很简单,甚至有点过时老套——跌入谷底的中年男人余欢水如何逆转翻盘,当然还远没有走上人生巅峰。余欢水开局就遭遇妻子出轨,被公司从上到下无情羞辱,在岳父家还被小舅子冷嘲热讽,兄弟欠债不还闹绝交——在这个关头还被查出晚期胰腺癌,简直惨到无以复加。这种极致的悲剧感产生一种强烈的戏剧张力,就像一张拉满的弓随时反弹。就是在这种惨状的暴露中,将社会与婚姻中的各种不堪与阴暗穷形尽相,引起共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前5集的最重要原因。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写道:“人在无端微笑时,不是百无聊赖,就是痛苦难当。”我相信每一个中年人都会有无数“无端微笑”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将那种微笑掩藏,直到看见荧屏上余欢水经历的全面溃败,我们会在哈哈大笑后暗感心酸,中年危机重压下的打击感随时会在心中刺痛一下。太多人都有被老婆嫌弃不赚钱的时刻,都曾大周末被邻居肆无忌惮的装修声吵到崩溃,都会在领导面前撒谎只求不扣那点微薄工资,都会在看似正规的商店买到昂贵的假货。《余欢水》的智慧之处在于:它是以喜剧的方式进行讽刺,不贩卖苦难,甚至在最悲情的时刻来个电话,打破那种惨

绝人寰的情绪。它真正的目的在于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曝光,在一种独有的讽刺性和批判性的口吻中抵达人生真相。这种创作态度甚至让人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荒诞电影黄金时代。

事实上,荒诞喜剧属于喜剧中创作难度非常高的。它不像普通喜剧那样,可以靠肢体和语言这些表面元素做支撑,可以不涉及矛盾与真相——后者在当下中国非常市场;荒诞喜剧必须敢于跟现实真刀真枪地交锋与纠缠,需要对社会与人性有更深刻的体验和洞察。《余欢水》的荒诞性、批判性实际上建立在高度的写实之上,这种写实类似九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余欢水不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小林和印家厚吗?它在剧情设置上可以天马行空,但是故事背景却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比如,余欢水隔着街道远远望着儿子的儿子,被乌鸦屎稳稳地砸中眼镜。这种细节非常多,它带着幽默,同时也带有一种对小人物的关怀,现在还有多少电视剧能这样用心表现那些被急速发展的时代甩出去的底层人物?

《余欢水》的出现是可喜的,它展现出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对比同样表现男性中年危机《如果岁月可回头》中的虚假与矫情,确实高出了好几个档次。但是它也有明显的缺点,最大的问题是虎头蛇尾,后半部从城市森林进入自然界,戏剧张力骤然松懈,陷入临终关怀的温情窠臼。黑吃黑的俗套叙事,和主旨关系越来越淡化,批判性也大减,前后像两个作品,颇为可惜,但我还是愿意将它看作一个起点——网剧恢复批判精神、走向真正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